

# 言世型

(明) 陆人龙 著

上册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型世言/ (明) 陆人龙著 . - 北京: 大众文艺出版社 .  
1999.9

(中国禁毁小说百部)

ISBN 7 - 80094 - 732 - 7

. 型 ... . 陆 ... . 话本小说 - 中国 - 明代 .  
I242.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1999) 第 23816 号

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朝阳区潘家园东里 21 号 100021)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华龙印刷厂印刷

\* \* \*

开本 787 × 1092 毫米 1/32 印张 18.75 字数 419 千字

1999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1999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500

# 出版说明

## 【版本及收藏情况】

明陆人龙撰，拟话本集。在我国失传已久，近年在韩国汉城大学奎章阁发现并出版，立即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。

## 【内容梗概】

《型世言》四十卷，卷演一故事，内容丰富，与“三言二拍”相同。研究者在原来“三言二拍”并称之外，又加上“一型”。《型世言》有不少篇目取资旧材，但却全是写明代事，《型世言》以朴实的笔墨展现了明代社会生活的面貌，特别是明末浊世的黑暗衰朽。其内容可分为两部分，一是反映官场的腐败，官吏的贪酷、社会之黑暗和劳动人民的疾苦。十四回揭露做官的“不晓政事，一味要钱的，这是贪官；不惟要钱，又大杀戮，这是酷官”。第二回揭露“近来官府糊涂的多，有钱的便可使钱……有势的又可使势”，“如今论甚天理？有钱者生，无钱者死”。作品具体描写了江南农村的破落面貌和农民的贫困，揭露沉重的赋税给人民带来

的灾难：“苏淞税粮极重，粮里又似老虎一般嚼民。”（三十三回）苛重赋税逼得人卖妻子（十一回、三十三回）。而且乡宦横行：“如今乡宦家逼死一个人，那个官肯难为他？”（十九回）有钱有势的富尔谷公开说“我在这里是村中皇帝”，随便打死家人来栽诬别家（十三回）。书中写了许多杀人谋财、设局诈骗，充分反映出社会黑暗污浊。还揭露了残酷的高利贷剥削，利息都超过五分，逼得借贷者家破人亡（七回、十一回）。书中对明代蓄奴盛行、奴婢地位低下有大量描写，主人不仅可以任意打骂凌辱奴婢，甚至可以随意打死，“家主打死义男也没甚事”（十三回）。在第二十回中，还描写到“扬州地方人家都养瘦马”，把被拐卖来的小女孩养大，教会歌舞，然后公开拍卖，揭露了惨无人道的人口交易。徐州同之子敲诈了和尚二百两银子，徐州同知道后还说“可得千金，轻放了”，“不老到”（二十九回）。连县衙门子也在县官纵容包庇下包揽公事，贪赃受贿（三十回）。至于科场更是弊窦丛生：“如今时势，只论银子，那论文才？”（三十二回）而且明码实价：一百三十两买个生员，六百两买个贡生（二十三回）。二是关注伦理道德问题，出于劝戒目的，作品中既多说教之词，而且其内容也多是直接劝戒的。仅从回目看，“烈士”、“贞女”、“孝子”、“忠臣”、“节妇”等称呼比比皆是，“不背君”、“不辱父”、“一死曲伸国法”、“片肝顿苏祖母”、“孝子生还老母”、“孝子逢亲”、“忍死殉夫”、“老仆守义”、“抒忠靖贼”、“不乱坐怀”等赞语连篇累牍。作者之兄陆云龙在回前叙引、回末评语中，也赞扬书中人物能“以为世型”（一回），是“闺中女范”（十八回）等。第四回歌颂十四岁的女孩割臂肉为祖母治病，这本已是

割股疗亲的至孝，作者还让小女孩再割肝疗救祖母，并赞道：“割股人曾见，刳肝古未闻。孝心真特异，应自感神明。”硬是要创造“古未闻”的孝女榜样来教诫“千经万典，孝义为先”。第十回写烈妇要殉夫，其母不仅赞同她殉夫，而且在女儿夜起自缢，“咽喉间气不达，拥起来，吼吼作声”之时，其母听到，“却推做不听得，把被来狠狠的嚼”。如此“割爱成女”，冷酷得令人毛骨悚然，而作者却还赞其为“贤媼”！其中描写的人物，甚至超过了传统礼教宣扬的封建伦理典范。这些应该是落后于“三言二拍”的东西。

# 目 录

## 上 册

|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|
|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|
| 第 一 回 | 烈士不背君<br>贞女不辱父 .....       | ( 1 )   |
| 第 二 回 | 千金不易父仇<br>一死曲伸国法 .....     | ( 22 )  |
| 第 三 回 | 悍妇计去孀姑<br>孝子生还老母 .....     | ( 35 )  |
| 第 四 回 | 寸心远格神明<br>片肝顿苏祖母 .....     | ( 53 )  |
| 第 五 回 | 淫妇背夫遭诛<br>侠士蒙恩得宥 .....     | ( 65 )  |
| 第 六 回 | 完令节冰心独抱<br>全姑丑冷韵千秋 .....   | ( 80 )  |
| 第 七 回 | 胡总制巧用华棣卿<br>王翠翘死报徐明山 ..... | ( 97 )  |
| 第 八 回 | 矢智终成智<br>盟忠自得忠 .....       | ( 115 ) |

|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第 九 回   | 避豪恶懦夫远窜<br>感梦兆孝子逢亲 .....   | (131) |
| 第 十 回   | 烈妇忍死殉夫<br>贤媪割爱成女 .....     | (150) |
| 第 十 一 回 | 毁新诗少年矢志<br>诉旧恨淫女还乡 .....   | (161) |
| 第 十 二 回 | 宝钗归仕女<br>奇药起忠臣 .....       | (177) |
| 第 十 三 回 | 击豪强徒报师恩<br>代成狱弟脱兄难 .....   | (189) |
| 第 十 四 回 | 千秋盟友谊<br>双璧返他乡 .....       | (202) |
| 第 十 五 回 | 灵台山老仆守义<br>合溪县败子回头 .....   | (213) |
| 第 十 六 回 | 内江县三节妇守贞<br>成都郡两孤儿连捷 ..... | (228) |
| 第 十 七 回 | 逃阴山运智南还<br>破石城抒忠靖贼 .....   | (238) |
| 第 十 八 回 | 拔沦落才王君择婿<br>破儿女态季兰成夫 ..... | (253) |
| 第 十 九 回 | 捐金有意怜穷<br>卜屯无心得地 .....     | (268) |
| 第 二 十 回 | 不乱坐怀终友托<br>力培正直抗权奸 .....   | (280) |

## 第一回

### 烈士不背君 贞女不辱父

不兢叹南风，徒抒捧日功。  
坚心诚似铁，浩气欲成虹。  
令誉千年在，家园一夕空。  
九嶷遗二女，双袖湿啼红。

大凡忠臣难做，只是一个身家念重，一时激烈，也便视死如归，一想到举家戏辱，女哭儿啼，这个光景难当，故毕竟要父子相信。像许副使逵，他在山东乐陵做知县时，流贼刘六、刘七作反，南北直隶、山东、河南、湖广府州县官，或死、或逃，只有他出兵破贼，超升佥事，后转江西副使。值宁王谋反，逼胁各官从顺，他抗议不从，道：“天无二日，民无二王。”解下腰间金带打去，众寡不敌，为宁王所擒，临死时也不肯屈膝。此时他父亲在河南，听得说江西宁王作乱，杀了一个都堂，一个副使。他父亲道：“这毕竟是我儿子。”就开丧受吊，人还不肯信他，不期过了几时，凶报到来，果然是他死节。又如他同时死的是孙都堂燧。他几次上本，说宁王有反谋，都为宁王邀截去了。到了六月十三日，

宁王反谋已露，欲待除他，兵马单弱，禁不得他势大；欲待从他，有亏臣节，终夜彷徨。在衙中走了一夜，到五更，大声道：“这断不可从。”此时他已将家眷打发回家，只剩得一个公子、一个老仆在衙内。孙都堂走到他家房里道：“你们好睡，我走了一夜，你知道么？”公子道：“知道。”孙都道：“你知道些甚么？”公子道：“为宁王的事。”孙都道：“这事当仔么？”公子道：“我已听见你说不从了，你若从时我们也不顾你先去。”孙都却也将头点了一点。早间进去。毕竟不从，与许副使同死。忠义之名，传于万古。

若像靖难之时，胡学士广，与解学士缙同约死国，及到国破君亡，解学士着人来看胡学士光景，只见胡学士在那厢问：“曾喂猪么？”看的人来回复。解学士笑道：“一个猪舍不得，舍得性命？”两个都不死。后来解学士得罪，身死锦衣卫狱。妻子安置金齿。胡学士有个女儿已许解学士的儿子。因他远戍，便就离亲，逼女改嫁。其女不从，割耳自誓，终久归了解家，这便是有好女无好父。又像李副都士实，平日与宁王交好，至将反时来召他，他便恐负从逆的名，欲寻自尽。他儿女贪图富贵，守他不许。他后边做了个逆党，身受诛戮累及子孙。这便是有了不肖子，就有不好父母。谁似靖难时，臣死忠，子死孝，妻死夫。又有这一班好人，如方文学孝孺，不肯草诏，至断舌受刖，其妻先自缢死。王修撰叔英的妻女，黄侍中观的妻女，都自溺全节；曾风韶御史夫妻同刎；王良廉使夫妻同焚；胡闰少卿身死极刑，其女发教坊司二十年，殷形垜面，终为处女。真个是有是父有是子。但中更有铁尚书，挺挺雪中松柏。他有两个女儿莹莹水里荷花，终动圣主之怜，为一时杰出。

话说这铁尚书名铉，河南邓州人。父亲唤做仲名，母亲胡氏，生这铁铉。他为人玮梧卓荦，慷慨自许，善弓马，习韬略。太祖时，自国子监监生除授左军都督府断事。皇侄孙靖江王守谦，他封国在云南，恣为不法，笞辱官府，擅杀平民，强占人田宅子女。召至京勘问，各官都畏缩不敢问。他却据法诘问，拟行削职。洪武爷见他不苟不枉，断事精明，赐他字教做“鼎石”，后来升作山东参政。他爱惜百姓，礼貌士子；地方有灾伤，即便设处赈济，锄抑强暴，不令他虐害小民；生员有亲丧，毕竟捐奉周给。时尝督率生儒做文会、讲会。会中看得一个济阳学秀才，姓高名贤宁。青年好学，文字都是锦心绣肠，又带铜肝铁胆，闻他未娶，便捐俸着济阳学教官王省为他寻亲事。不料其年高贤宁父死，丁忧，此事遂已。铁参政却又助银与营丧葬。在任年余，军民乐业。恰遇明建文君即位，覃恩封了父母，铁参政制了冠带，率领两个儿子福童、寿安，两个女儿孟瑶、仲瑛恭父母。只见那铁仲名受了道：“我受此荣封也是天恩，但我老朽不能报国，若你能不负朝廷，我享此封诰也是无愧的。”铁参政道：“敢不如命。”本日家宴不题。

荏苒半年，正值靖难兵起。朝廷差长兴侯耿炳文领兵征讨，着他管理四十万大军粮草，他陆路车马搬运，水路船只装载，催趲召买。民也不嫌劳苦，兵马又不缺乏。后来长兴侯战败，兵粮散失，朝廷又差曹国公李景隆，督兵六十万进征。他又多方措置，支给粮草，又道济南要地，雇请民夫，将济南城池筑得异常坚固，挑得异常深阔。不料李景隆累次战败，在白沟大为永乐爷所破。此时铁参政正随军督粮，也只得南奔。到临邑地方，遇着赞画旧同僚，五军断事高巍，

两个相向大哭。时正端午，两个无心赏午，止计议整理兵马固守济南。正到济南，与守城参将盛庸，三人打点城守事务。方完，李景隆早已逃来，靖难兵早已把城围得铁桶相似。铁参政便与盛参将背城大战，预将喷筒裹作人形，缚在马上。战酣之时点了火药赶入北兵阵中。又将神机铳、佛狼机随火势施放，大败北兵。永乐爷大恼，在城外筑起高坝，引济水浸灌城中。铁参政却募善游水的人，暗在水中撬坍堤岸，水反灌入北兵营里。明永乐爷越恼，即杀了那失事将官，从新筑坝灌城，弄得城中家家有水，户户心慌。那铁参政与盛参将，高断事分地守御，意气不挠，但水浸日久，不免坍塌。铁参政定下一计，教城上插了降旗，分差老弱的人到北营说，力尽情愿投降。却于瓮城内掘下陷坑，城上堆了大石，兵士伏于墙边，高悬阌板，只要引永乐爷进城，放下阌板，前有陷坑矢石，后又有阌板，不死也便活捉了。曹国道：“奉旨不许杀害，似此恐有伤误。”铁参政道：“阌外之事专之可也。”议定。只见成祖因见累年战争，止得北平一城，今喜济南城降，得了一个要害地方，又得这干文武官吏兵民，不胜欣喜。便轻骑张着羽盖进城受降。刚到城下，早是前驱将士多砑下陷坑，成祖见了，即策马跑回城头上。铁参政袍袖一举，刀斧齐下，恰似雷响一声，阌板阌下。喜成祖马快，已是回缰。打不着。反是这一惊，马直撺起，没命似直跑过吊桥。城上铁参政叫放箭，桥下伏兵又起，成祖几乎不保，那进得瓮城。这干将士已自都死在坑内了。正是：

不能附翼游天汉，赢得横尸入地中。

成祖大怒，吩咐将士负土填了城河，架云梯攻城。谁知铁参政知道，预备撑竿，云梯将近城时，撑竿在城垛内撑出，使他不得近城。一边火器乱发，把云梯烧毁。兵士跌下。都至死伤。成祖怒极道：“不破此城，不擒此贼，誓不回军。”北将又置攻车，自远推来城上，所到砖石坍落。铁参政预张布幔。当他车遇布就住，不得破城。北将又差军士顶牛皮，抵上矢石，在下挖城。铁参政又将铁索悬铁炮在上碎之，相持数月。北军乃做大炮，把大石炮藏在内，向着城打来，城多崩陷。铁参政计竭，却写“太祖高皇帝”神牌挂在崩处，北兵见了，无可奈何，只得射书进城招降。其时高贤宁闻济南被围，来城中赴义，也写一篇《周公辅成王论》，射出城去。大意道：“不敢以功高而有藐孺子之心，不敢以尊属有轻天子之意。爵禄可捐寄以居东之身，待感于风雷，兄弟可诛。不怀无将之心，擅兴夫寤斧，诚不贪一时之富贵，灭千古之君臣。”成祖见了却也鉴赏他文词。此时师已老，人心懈弛。铁参政又募死士，乘风雨之夕，多带大炮来北营左侧施放，扰乱他营中。后来北兵习做常事，不来防备，他又纵兵砍入营，杀伤将士。北兵军师姚广孝在军中道：“且回军。”铁参政在城上遥见北军无意攻城，料他必回，忙拣选军士，准备器械粮食，乘他回军，便开门同盛总兵一齐杀出，大败北兵，直追到德州，取了德州城池。朝廷论功，封盛总兵为历城侯，充平燕将军。铁参政升山东左布政使，再转兵部尚书，参赞军务，召还李景隆。

盛总兵与铁尚书，自督兵北讨。十二月与北兵会在东昌府地方。盛总兵与铁尚书先杀牛酿酒，大开筵席犒将士。到

酒酣痛哭，劝将士尽力报国，无不感动。战时盛总兵与铁尚书分做两翼屯在城下，以逸待劳。只见燕兵来冲左翼，盛总兵抵死相杀，燕兵不能攻入，复冲中军，被铁尚书指挥两翼，环绕过来。成祖被围数重，铁尚书传令，拿得燕王有重赏。众军尽皆奋勇砍杀，北将指挥张玉力护成祖，左右突围，身带数十箭，刀枪砍伤数指，身死阵中。真是尸横遍野，血流成河。燕兵退回北平。三月又在夹河大战，盛总兵督领众将庄得等戮力杀死了燕将谭渊，军声大振。不料角战之时，自辰至未，胜负未定。忽然风起东北，飞沙走石，尘埃涨天，南兵逆风，咫尺不辨，立身不住。北兵却乘风磊呼纵击。盛总兵与铁尚书俱不能抵敌，退保德州。后来北兵深入，盛总兵又回兵徐州战守。铁尚书虽在济南，飞书各将士要攻北平，要截他粮草，并没一人来应他。径至金川失守，天下都归了成祖。当时文武都各归附，铁尚书还要固守济南以图兴复，争奈人心渐已涣散。铁尚书全家反被这些贪功的拿解进京。

高秀才此时知道，道：“铁公为国尽力最深，触怒已极，毕竟全家不免，须得委曲救全得他一个子嗣，也不负他平日赏识我一场。”弃了家，扮做个逃难穷民，先到淮安地方，在驿中得他几个钱与他做夫。等了十来日，只见铁尚书全家已来，他也不敢露头面，只暗中将他小公子认定，夜间巡逻时，在后边放上一把火，趁人嚷乱时，领了他十二岁小公子去了。这边救灭火，查点人时，却不见了这个小孩子，大家道想是烧死了，去寻时又不见骨殖。有的人又解说道：“骨头嫩，想都烧化了。”铁尚书道：“左右也是死数，不必寻他。”这两位小姐也便哭泣一场。管解的就朦胧说中途烧死，

只将铁尚书父母并长子、二女一行解京，

却说高秀才把这小公子抱了便跑走了，这公子不知甚么事，只见走了六七里，到了一个旷野之地，放下道：“公子，我便是高贤宁，是你令尊门生，你父亲被拿至京必然不免，还恐延及公子我所以私自领你逃走，延你铁家一脉。”铁公子道：“这虽是你好情，但我如今虽生向何处投奔，不若与父亲姐妹死做一处倒好。”高秀才道：“不是这样说，如今你去同死，也不见你的孝处，何如苟全性命，不绝你家宗嗣，也时常把一碗羹饭祭祖宗父母，使铁氏有后，岂不是好。”铁公子哭了一场，两个同行，认做了兄弟。公子道：“哥哥，我虽盼你苟全，但不知我父亲、祖父、母、兄、姐此去何如？怎得一消息。”高秀才道：“我意愿盗了你出来，次后便到京，看你父亲，因一时要得一个安顿你身子人家，急切没有，故未得去。”公子道：“这却何难，就这边有人家，我便在他家佣工，你自可脱身去了。”高秀才道：“只是你怎吃得这苦。”两个计议，就在山阳地方寻一个人家。行来行去，天晚来到一所村庄。

朗朗数株榆柳，疏疏几树桑麻。低低小屋两三间，半瓦半茅矮矮土墙四五尺，不泥不粉。两扇柴门扃落日，一声村犬吠黄昏。

两个正待望门借宿，只见呀一声门响，里面走出一个老人家，手里拿着一把瓦壶儿，想待要村中沽酒的。高秀才不免向前相唤一声道：“老人家拜揖，小人兄弟是山东人。因北兵来，有几间破屋儿都被烧毁，家都被掳掠去了，只剩下

个兄弟，要往南京去投亲，天晚求在这厢胡乱借宿一宵。”

只见那个老人道：“可怜是个异乡避难的人，只是南京又打破了，怕没找你亲戚处哩。”高秀才道：“正是。只是家已破了，回不得了，且方便寻个所在，寄下这兄弟，自己单身去看一看再处。”老人道：“家下无人，只有一个儿子去从军，在峨嵋山大战死了。如今只一个老妻，一个小女儿，做不出好饭来吃，若要借宿，谁顶着房儿走，便在里面宿一宵。”两个到了里边，坐了半晌。只见那老儿回来，就暖了那瓶酒，拿了两碟腌葱、腌萝卜放在桌上，也就来同坐了。两边闲说，各道了姓名。这老子姓金名贤。高秀才道：“且喜小人也姓金，叫做金宁。这兄弟叫做金安。你老人家年纪高大，即没了令郎，也过房一个，服侍你老景才是。”老人道：“谁似得亲生的来。”高秀才道：“便雇也雇一个儿。”老人道：“哪里闲钱？”说道。看铁公子道：“好一个小官儿，甚是娇嫩，怎吃得这风霜？”高秀才道：“正是。也无可奈何，还不曾丢书本儿哩。”老人道：“也读书？适才听得客官说要寄下他，往南京看个消息，真么？”高秀才道：“是真的。”老人道：“寒家虽有两亩田，都雇客作耕种，只要时常送送饭儿，家中关闭门户。客官不若留下他在舍下，替就老夫这些用儿，便在这里吃些家常粥饭，待客官回来再处，何如？只是出不起雇工钱。”高秀才道：“谁要老人家钱。便就在这里伏侍老人家终身吧。”只见老人家又拿些晚粥出来吃了，送他一间小房歇下。高秀才对铁公子道：“兄弟幸得你有安身之处了，此去令尊如有不幸，我务必收他骸骨，还打听令祖父母、令兄、令姊消息来复你。时日难定，你可放心在此，不可做出公子态度，又不可说出你的根因惹祸。”一

个说，一个哭，过了一夜。次早，高秀才起来，只见那老人道：“你两人商量的通么？”高秀才道：“只是累你老人家。”便叫铁公子出来，请妈妈相见拜了，道：“这小子还未大知人事，要老奶奶教导他。”老妈妈道：“咱没个儿，便做儿看待，客官放心。”高秀才又吃了早饭，作谢起身，又吩咐了铁公子才去。正是：

已嗟骨肉如萍梗，又向天涯话别离。

高秀才别了铁公子，星夜进京。

此时铁尚书已是先到，向北立不跪。成祖责问他在济南府用计图害，几至杀身。铁尚书道：“若使当日计成，何有今日，甚恨天不祚耳。”要他一见面，不肯。先割了鼻，大骂不止。成祖着刚在都市。父亲仲名安置海南，子福童戍金齿，二女发教坊司。正是：

名义千钧重，身家一羽轻，  
红颜嗟薄命，白发泣孤征。

高秀才闻此消息，迳来收他骸骨，不料被地方拿了，五城奏闻。成祖问：“你甚人？敢来收葬罪人骸骨。”高秀才道：“贤宁济阳学生员，曾蒙铁铉赏拔，今闻其死，念有一日之知，窃谓陛下自诛罪人。臣自葬知己，不谓地方，遽行擒捉。”成祖道：“你不是做《周公辅成王论》的济阳学生员高贤宁么？”高秀才应道：“是。”成祖道：“好个大胆秀才，你是书生，不是用事官员，与奸党不同，作论是讽我息兵，

有爱国恤民的意思，可授给事中。”高秀才道：“贤宁自被擒受惊，得患怔忡，不堪任职。”成祖道：“不妨，你且调理好了，任职出朝。”有个朋友姓纪名纲，见任锦衣指挥，见他拿在朝中时，为他吃了一惊。见圣上与官不受，特来见他，说：“上意不可测，不从恐致召祸。”高秀才道：“君以军旅发身，我是个书生，已曾食廩，于义不可。君念友谊，可为我周旋。”他又去送别铁尚书父母、儿子。人晓得成祖前日不难为他，也不来管。又过了几时，圣上问起，得纪指挥说果病怔忡。圣上就不强他，他也不复学，只往来山阳、南京，看他姊妹消息不题。

话说铁小姐圣旨发落教坊，此时大使出了收管，发与乐户崔仁，取了领状，领到家中。那龟婆见了，真好一对女子，正是：

蓬岛分来连理枝，妖红媚白压当时。

愁低湘水暮山碧，泪界梨花早露垂。

幽梦不随巫峡雨，贞心直傲柏松姿。

闲来屈指谁能似，二女含颦在九疑。

那虔婆满心欢喜，道：“好造化！从天掉下这一对美人来，我家一生一世吃不了。”叫丫鬟拾下一所房子，却是三间小厅，两壁厢做了他姊妹卧房，中间做了客座。房里摆列着锦衾、绣帐，名画古炉，琵琶、弦管，天井内摆列些盆鱼、异草、修竹、奇花。先好待他一待，后边要他输心依他。只见他姊妹一到房中，小小姐见了道：“姐姐，这岂是我你安身之地？”大小姐道：“妹妹，自古道：‘慷慨杀身易，